

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吴研人 著

点 校 刘 柯
责任编辑 王德亚
封面设计 蔡 晨

中国现在记·糊涂世界·近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[清]李伯元 吴趼人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10.5

字数:340,000 印数:1—3,000

ISBN7-80520-863-8

I·432 定价:13.3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
社址: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:410006

自序

吾人幼而读书，长而入世，而所读之书，终不能达于用。不得已，乃思立言以自表，抑亦大可哀已。况乎所谓言者，于理学则无关于性命，于实学则无补于经济，技仅雕虫，谈恋割虱，俯仰人前，不自颜汗。呜呼，是岂吾读书识字之初心也哉！虽然，落拓极而牢骚起，抑郁发而叱咤生，穷愁著书，宁自我始。夫呵风云，撼山岳，夺魂魄，泣鬼神，此雄大之文也，吾病不能。至若志虫鱼，评月露，写幽恨，寄缠绵，此儿女之文也，吾又不屑。然而愤世嫉俗之念，积而愈深，即砭愚订顽之心，久而弥切，始学为嬉笑怒骂之文，窃自侪于谑谑之列。犹幸文章知己，海内有人，一纸既出，则传钞传诵者，虽经年累月，犹不以陈腐割爱，于是始信文字之有神也。爱我者谓另金碎玉，散置可惜，断简残编，掇拾匪易，盍为连缀之文，使见者知所宝贵，得者便于收藏，亦可藉是而多作一日之遗留乎！于是始学为章回小说，计自癸卯始业，以迄于今，垂七年矣。已脱稿者，如借译稿以衍义之《电术奇谈》（见横滨《新小说》，已有单行本），如《恨海》（单行本），如《劫余灰》（见《月月小说》），皆写情小说也。如《九命奇冤》（见横滨《新小说》，已印单行本），如《发财秘诀》，如《上海游踪录》（均见《月月小说》），如《胡宝玉》（单行本），皆社会小说也。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，则为《新石头记》（前见《南方报》，近刻单行本）。其未脱稿者不与焉，短篇零拾亦不与焉。嗟夫，以二千五百余日之精神岁月，置于此詹詹小言之中，自视亦大愚已。窃幸出版以来，咸为阅者所首肯，颇不寂寞。然如是种种，皆一时兴到之作，初无容心于其间，惟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一书，部分百回，都凡五十万言，借一人为总机杼，写社会种种怪状，皆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者，惨淡经营，历七年而犹未尽杀青，盖虽陆续付印，已达八十回，余二十回稿虽脱而尚待讨论也。春日初长，雨窗偶暇，检阅稿末，不结之结，二十年之事迹已终，念后乎此二十年之怪状，其甚于前二十年者，何可胜记，既有前作，胡勿赓续？此念才起，既觉魑魅罔两，布满目前，牛鬼蛇神，纷

扰脑际，人诸记载，当成大观，于是略采近十年见闻之怪剧，支配先后，分别取舍，变易笔法（前书系自记体，此易为传体），厘定显晦，日课如千字，以与喜读吾书者，再结一翰墨因缘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妙转玄机故人念旧	喜出望外嗣子奔丧	… (1)
第 二 回	五十金暂依招股处	二百元捱去府右堂	… (5)
第 三 回	移花接木三条计	动魄惊魂一纸书	… (9)
第 四 回	透消息托故避干连	乘危急巧辞图攘夺	… (14)
第 五 回	奇举动盛宴贺期丧	叙琐屑绘筵呈丑态	… (18)
第 六 回	一夕碰和真慷慨	两番拒贷假贫穷	… (23)
第 七 回	巧遮饰穷人装阔绰	硬干没恶汉遇强梁	… (27)
第 八 回	假复假金矿难查	掙中措珠花不返	… (32)
第 九 回	揭行藏有心行诈术	乔笑语当面撒奇谎	… (36)
第 十 回	陡变幻人心叵测	善支离世事难为	… (41)
第 十 一 回	伊通守改省到山东	陈雨堂深宵留沪北	… (45)
第 十 二 回	盘书局妙施巧术	卖字画暂免钉门	… (50)
第 十 三 回	十二金卖去一员督抚	两封书送来无限生机	… (54)
第 十 四 回	未死人忽地开丧	妙弥缝从丰代搞	… (59)
第 十 五 回	破除资格特赏优差	撇弃委员去充买办	… (63)
第 十 六 回	荐生意伍太守分肥	遭骗局张佐君叫苦	… (68)
第 十 七 回	变面貌鲁薇园割须	逞机心柏养芝铸镜	… (72)
第 十 八 回	喜蛛儿昙花现色相	鲁薇园投药治思劳	… (77)
第 十 九 回	历下亭龙骧珠品泉	红雨轩鲁夫人论药	… (82)
第 二 十 回	老官医粗心投补品	娇小姐噩梦惊芳魂	… (86)

第一回 妙转玄机故人念旧 喜出望外嗣子奔丧

我佛山人提起笔来，要在所撰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之后，续出这部《近十年之怪现状》，不能不向阅者诸君先行表白一番。

前书借了九死一生、死里逃生两个别名，及一个穷汉，开头做了一篇楔子，以后全部书都作是九死一生的笔记，用一个“我”字代了姓名，直到全书告终。虽然表出那穷汉便是文述农，那九死一生到底未曾揭晓，累得看书的人猜三度四，这哑谜儿未免太恶作剧了。我如今既然要续撰，且待我先把那九死一生的姓名表白出来，抒一抒诸君的闷气。

那九死一生姓余，名嗣偶，表字有声。向来跟着吴继之做生意，长江、下江、苏、杭二州，南北各省，都设有字号。这年接二连三倒了下来，闹得余有声十分狼狈。恰好文述农也走到穷途，余有声便匆匆把一部笔记交给文述农，托他代为设法行世，自己便附了轮船，回到家乡去了。（家乡是何处，仍未表明，只怕还是哑谜儿。）

在家乡伏处了几年，日子过的渐觉拮据。吴继之此时也是中落之家，不像从前的裕如了。有声株守得不耐烦，便禀过母亲，仍是向吴继之处商凑了盘缠，附了轮船，走到上海，打算碰碰机会，或者可以谋个馆地，以为糊口之计。

此时谦益栈已经闭歇了，就在嘉记弄口泰安栈住下。真是人情冷暖，今昔迥殊，到外面看了两个旧交，都是落落寡寡的，有声也不免暗暗惆怅。偶然想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姓伊，表字紫旒，从前曾经借过有声一百元洋银的，闻得他现在有了个文报局的差事，光景还好。此时有声旅况萧条，未免人穷思旧债，便走到文报局去打听紫旒公馆住处，寻访前去。

紫旒听说有声到了，便连忙从楼上下来，彼此相见，照例叙过契阔。有声先说了出外谋馆的话，正要开口问他旧欠，紫旒先说道：“兄弟近来运气真是坏极。从去年八月病到此刻，浑身骨节酸痛，举动诸多不便。加以连年欠负，债主日日上门，真是闹得头晕目眩。文报局里几两银子，还够不上利钱。”说着，在身边掏出一个小小皮夹子来，在皮夹子里面取出一张当了五十六千钱的当票给有声看道：“阁下请看，这是今天才当的。那些

无情的债主，他来了使不肯走，无论多少，总要逼出点才去，所以兄弟近来觉得总没有生趣了。”有声见他如此，倒不便开口，稍为坐了一会，便辞了出来。

一路上垂头丧气，猛然想起：“我何不去找文述农呢？述农自从那年失意回来，家中又遇了一场火，此刻不知怎样了？寻见了，他好歹总有个商量。”想定了主意，便坐车到了城门口，进城走到了也是园滨。

一个人心绪恶劣，便有许多想不到的地方。有声直等到了也是园滨，才想起述农房子已经烧了的，从何找起呢？无奈只得在就近的店家去打听，喜得一问便问着了。原来述农这几年里头，已经设法把房子造起两间，虽然未算得恢复旧业，却也不至于栖身无地了。听说有声访到，不胜之喜。彼此痛叙了一番别后景况，述农便约了有声，仍旧出城，到酒店里吃了两壶酒，天气已是晚将下来。述农道：“你几年没到上海了，我一向也闷在家里，从不出城，我们吃过了酒，去看戏罢。上海近来开了一家髦儿戏馆，听说很有几个好脚色。”有声到了几天，一无所遇，心中正自烦闷，也想借此排遣胸中闷气，便答应了。

两人便出了酒店，同到戏园里去。正厅前三排都已经被人定去了，述农、有声便在第四排当中坐下。此时戏已演到第二出。过了一会，只见按目（上海戏馆专司招待看客者之称）引了一群人到第三排坐下，内中一个却是伊紫旒。紫旒只管招呼朋友，却不见有声。有声却看得他十分清楚，不过心烦意闷，懒得招呼罢了。

第五出戏，戏单上排的本来是《纺棉花》，忽然改了一出《卖胭脂》。有声向台上一看，见挂了一扇牌子，才知道是被别人点了的。正要和述农说话，忽听得前座的伊紫旒狂呼叫好。回眼看时，只见他还不住的手舞足蹈呢。旁边同坐的一个人对紫旒说道：“紫翁真会办差，这一身衣服实在配身得很。”又一个说道：“等回来挂出那帐檐，还要光怪陆离呢。”那一个道：“不知统共化了多少钱？”紫旒道：“三件东西，一百六十元。”说时，又叫了两声“好！”便有一个按目走到紫旒跟前，弯着腰说了几句话，紫旒便交给他一包东西。那按目拿到戏台边往上一掷，忽听得豁拉拉一声响，原来是一包洋钱，撒满戏台，大约有五、六十元之谱。有声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。

等到戏散之后，夜色已深，述农进城不便，索性到馆子里吃了点心，同

到泰安栈安歇。有声谈起紫旒的事，述农道：“我只管看戏看出了神，却不曾留心，紫旒我也认得的，听说他近来阔得很呢！”有声道：“现成我看见他的当票，未见得阔到那里去。”述农道：“姑勿论他阔不阔，欠债还钱，总是应该的。你明日便老实向他讨去，总不能他当了东西便可以不还债的。”有声点头称是。当下谈了一会，各自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述农盘桓了半天，仍旧进城。有声便依了述农的话，仍去访紫旒。紫旒见了有声，便眉花眼笑的说道：“兄弟还没有去回候，阁下倒又屈驾了。我恰好有一件事情要和阁下商量，阁下不要见弃。我这是念旧的话，差不多的朋友，我也不多这个事。现在有个朋友，在这里办山东金矿的事，正要请一位朋友帮忙，不知阁下可肯屈就？”有声道：“我这回出门，本来为的是谋事，既承推荐，感激不尽。”紫旒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回来就去通知敝友，再过来奉请。”有声听了这几句话，又是开口不得，坐了一会，只得别去。紫旒道：“我也不敢奉留，也要去看我敝友去了。”说罢一同出门，彼此分路。紫旒便去看他的朋友乔子迁去了。

原来这乔子迁是江苏的一个世家，祖上都在外做官。他的父亲是一个江西知府，早年已经亡故。哥哥乔子守，是个一榜，服阙之后，遇了大挑，挑在一等，仍旧指了江西省候补去了。子迁向来出继与他伯父乔木，这乔木本是山东的一个候补老州县，很署过两回大缺，五十多岁上断了弦，没有儿子，因向兄弟商通，把侄儿子迁承继过来，以后便打算不续弦不纳妾了。子迁到得山东，便是少爷，终日在外胡闹，甚么鹊华桥、大明湖（济南游宴之地），没有一天没他的足迹。乔木气的了不得，便把他驱逐回南。又过了十多年，乔木年纪过高，便呜呼哀哉了。济南的同乡官看见他身边没有亲丁，一面代为买棺盛殓，一面将衣箱什物封存，一面打电报到南边来，叫子迁赶紧去。

却说子迁自从被逐回南，便终日在上海流离浪荡，结识的朋友不少，却没有几个是正经的。几年下来，闹了个一贫如洗，告贷无门，亲戚朋友都渐渐的厌恶他起来了。只有一个人，是他莫逆之交。你道是谁？原来是北诚信鸦片烟馆的堂倌李老三。原来子迁吃上了鸦片，天天到北诚信开灯，久而久之，便与这堂倌李老三相熟了。从子迁穷下来之后，人人见了他，都是远而避之的，倒是老三有时候三角、有时候两角的借给他。那

几天正是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忽然接了济南电报，说是继父死了，不觉喜出望外，连忙走到北诚信开了一只灯，和老三商量说：“我这回到山东，偌大的一分家财都是我的，只是此刻怎么张罗几个盘缠去呢？”老三踌躇了半晌道：“不知要多少洋钱才够呢？”子迁道：“有五、六十元也够了。”老三道：“那里要得许多？”子迁道：“别人或者不消，你知道我的一切铺盖行李都要置办起来，岂不是要多费些么？”老三又沉吟半晌道：“我这里押柜洋钱是有五十元，只是起了出来，我的生意也就要歇了。”子迁不等说完，便道：“不要紧，你便辞了此处，和我一起到山东去。”老三道：“两个人去，盘缠又要多了。”子迁听说，便顿住了口，搓手顿足。老三道：“乔先生，你且在这里等一等，我去找一个朋友商量。”说罢，径自去了。

子迁躺在烟铺上，过足了瘾，又多吃了二钱烟，还不见老三回来。直等到天色黑将下来，各堂馆都吃过晚饭，老三方才来了。说道：“乔先生，我依你跟你到山东去，不知要多少盘缠？”子迁想了一想道：“至少只怕也要一百，就是不要一百，也要八、九十的了。”老三道：“我已经去和几个朋友商量过，统共凑了三十八元。连这里的押柜五十元，有了八十八元了，我们就准定这样办罢。”子迁道：“如此好极了。但不知这里押柜的几时可以取得出？”老三道：“这个容易，一两天就有的。我们先置办东西去罢。”于是托了别个堂馆代他照应，自己却和子迁出来，到各处买了些铺盖行李等东西。当日老三便向东家辞工，取回了押柜，当真的跟子迁到山东济南府去了。

子迁到得济南，入了继父公馆，不免对了灵柩假意的也要蹀躞号叫了两声，然后对各同乡老前辈叩过孝头，一面成服。就在苦次开灯，仍旧叫老三代他烧烟，一同躺在苦次。在旁人看见，倒像有两个孝子一般。子迁停顿过半天，便有代理后事的同乡，把封锁的箱笼等件——点交。子迁谢过了，便打开来逐件检点。大约乔老头子剩下的产业及现钱，不下二、三万金，便连公馆房子也是自己买下的。一场丧事办过之后，子迁便留在山东，仍旧是阔天阔地的举动，又和老三置了上等衣服，待如上宾，家人们都称呼他李师爷。两个人一对儿出去，一对儿回家，闹了两年，把老人家遗产闹了一半。

因为公馆房子太大，自己住不了，便分租了几间与别人。那来租的，

却是一个广东人，招了股分，去招远一带开金矿的，带来的矿石样子不少，一桶一桶的都堆在院子里。被老三看见了，便计上心来，到了夜静时，便亲自动手，偷了三四桶进来。子迁笑问道：“你要他这个做甚么？”老三道：“我看你终年在这济南府混不出甚么道理来，我们不如仍回上海。”说罢，又附耳说了如此如此。子迁大喜，便即将各种产业变了现银，就是那公馆房子也卖了，只说运柩回籍安葬，向各同乡处辞过行，带了灵柩，雇船到了烟台，附着轮船仍回上海。把棺材寄到苏州会馆，却在大马路鸿仁里租了一所三楼三底房子，置备家伙住下。在门口挂了一扇“奏办山东金矿局”招牌，又挂一扇“山东金矿招股处”招牌。把偷来的几桶矿石摆在天井里，又开桶取出几块，用玻璃匣安放在桌子上。子迁便是总办，老三便是师爷，放开手段，结交起来。紫旒说荐有声的馆地，正是这个去处。

但不知有声肯就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五十金暂依招股处 二百元押去府右堂

且说余有声被伊紫旒几句引为知己不忘故旧的话，说的开口不得，回到客栈，闷闷不乐。此时旅费有限，文述农光景未见得怎样，若不早点谋着一件事，只怕这上海也不能久住的了。但不知紫旒的话是真是假，自己一个人越想越闷。直到晚上七点钟时候，茶房送进来一张条子，有声接来一看，却是紫旒请一品香吃大菜。有声答应知道了，随即锁了房门到一品香去，问了坐号，进去与紫旒相见。

座上先已有了两个人，一个便是乔子迁，一个便是李老三。有声向未认得，由紫旒代彼此通过姓名。原来李老三此时已经由乔子迁代他起了个表字，叫李仲英。当下彼此寒暄已毕，紫旒便让点菜。有声在栈里是吃过晚饭的，随意点了两样。一时点齐了，便发了菜单下去，大众人席。一汤过后，紫旒便对有声道：“兄弟是爽快的人，早起所说的，就是这位乔子翁。子翁在山东多年，所有那边的风土人情、物产地理，都考究的十分清楚，为人又十分精明强干。去年在招远察出一座金矿，探了矿苗，化验过，成数极高，所以稟准了山东抚台，招股开办，抚帅给了札子，到上海来设局招股。要想请一位书启老夫子，恰好足下现在清闲无事，子翁也久仰大

名,就打算奉屈帮忙。”子迁接着拱手说道:“一切都望指教。”

有声正要回答,忽然外面跑了一个人进来,生得面目瘦削、皮色青白,手里拿了沉甸甸的一包东西,嘴里说道:“二哥,我早知道你又是吃大菜的了。”说着,又向众人弯了弯腰,把那包东西向桌上一放,便就坐下,向有声招呼。彼此问了贵姓台甫,原来这个人正是紫旒的妻舅,姓贾,表字伯绳。当下伯绳问紫旒道:“奉托的事怎样了?”紫旒道:“我已经竭力磋磨过了,大约七十五两库平银子是不能再少的。以我的交情说上去,他此刻应允照七十五两规平就是了。”伯绳道:“大约一百元光景罢?”紫旒道:“总不过一百零两三元的样子。洋钱折银价,好在是有市面的。”伯绳按一按那包东西道:“这里只有一百元,明日再补足可使得?”紫旒便伸手去取那包洋钱,伯绳连忙一手按住道:“照呢?”紫旒便缩回了手道:“明日包办到就是了。”伯绳道:“那么我们明日交易罢。”说着,拿起洋钱包子,说声失陪,便扬长的去了。紫旒不住的说:“吃两样东西去。”伯绳口也不开,头也不回。

李仲英问道:“是甚么交易?”紫旒道:“是要捐一个小功名。”子迁道:“既然要捐功名,何以不把上兑银子交出呢?”紫旒脸上涨了一阵绯红道:“伯绳是小孩子脾气,我不好和他计较。”回头对有声道:“我们说得好好的,却被他来打了个岔,还是谈我们的正事罢。子翁那边为的是开办之始,束脩不能从丰,暂时先送五十金一月;等将来开工之后,每年分红,再格外酬劳,不知阁下可肯屈就?”有声听说有了五十金一月,自己暗忖,姑勿论其丰不丰,暂时且得了一个托足之所,免了客棧的旅费,也是好的。想罢,便道:“多承紫翁的盛情,乔了翁的青眼,就怕兄弟才疏学浅,不能办事。”子迁连忙道:“客气,客气!有翁大才,兄弟是久仰的。”紫旒道:“如此,我们一言为定,明日子翁就送关书过去罢。”子迁道:“这个自然。不知有翁几时可以搬过来?”有声道:“兄弟住在客棧里,行止是随意的。”子迁道:“如此好极了。”当下彼此又应酬了一番,吃完大菜,各自散去。

到了次日,紫旒果然亲身代子迁送了关书到有声处。有声受下了,便算清旅费,将行李搬到子迁所开的金矿局去。子迁首先请有声作一张禀帖给山东抚台,禀报开办招股情形,官衔倒是二品衔花翎山东候补道。有声是向来办惯公事的,就和他一挥而就,如式做妥,交给了子迁自去发寄。自此以后,过了一个多月,没有甚么事,不过写几封往来书信。金矿局里

居然也有人来附股，他定的章程是每股一百两，先收一半。十股、八股、三股、五股，居然有人来的。

一天，子迁、仲英都出去了，只剩了有声在家。忽然紫旒走到，有声接着相见。寒暄已毕，紫旒便问长问短，问宾东相得否？同事处得来否？有声倒是十分感激。紫旒谈过一阵，然后凑近一步，对有声道：“兄弟今天有一件事要和阁下商量。因为要还一笔欠项，要用二百元洋钱，一时没处调动，要想向阁下通融，论理呢，我所欠尊款尚不曾清还，不便再说这个，但是‘前欠未清，免开尊口’，这句是市井上的话，阁下必不如此。所以我才仗着老脸，前来商量。并且还有一说，我还有一样东西，可以放在这里做一个信，不过两三个月，我就可以设法归还的。”有声道：“兄弟近来光景不比从前，前几天支了两个月薪水，已经寄了家用。阁下若是早来两天，虽不能如命二百元，多少总还可以应酬一点，此刻却是力不从心，无可如何了。”紫旒道：“我也明知道这一层，但不知可否暂向子迁借两个月薪水，应酬我一半？我这件信物，暂且可以存在此地。”说罢，在怀中取出一个纸包，打开来抖出一看，却是紫花印标了朱的一张双月通判的官照，姓名、年貌、籍贯、三代，填的整整齐齐。紫旒一面抖开给有声看，一面说道：“这东西别人拿去，虽然没用，却是兄弟一辈子的前程。此刻停了捐，就让化了钱也捐不回来。拿了这个作信，想来阁下总可以谅我。”有声道：“委实是没有，倘是有的，也无须这个。兄弟承情荐到这里，还不满两个月，先就向乔子翁借了两个月薪水了，此刻再借，恐怕难乎为情。还是紫翁自己向他商量，只怕还好。”紫旒道：“这个倒有点未便，还是费心阁下罢。”有声道：“如此，这官照请先拿回去，我只管商量商量看。”紫旒道：“如此就费心了，我明后日来取回信。”说罢，怀了官照，别过有声，出了鸿仁里，走到大马路，向西行去。

一路上左右盘筹，到那里去才可以借得着二百元呢？一路上低头去想，猛然想着了一处。恰好一辆东洋车走过，紫旒便叫了过来，跨上去坐了，一路指挥那车夫转弯抹角，到了四马路胡家宅梅春里停下。给了车夫几十文，走到一家门首，扣了两下门。里面问：“是谁？”紫旒答应：“是我。”便有一人开了门。紫旒问道：“小姐在家么？”那人道：“不在家，跑马车去了，只有老太太在楼上。”紫旒便一径登楼，在楼梯上先叫道：“妈妈，你

近来可好？许久不见了。”上面应道：“是谁？”紫旒登尽楼梯，掀开门帘进去道：“是我。”那老妇人道：“哎哟，原来是伊老爷！久不见了，你可好？我家妮儿（京师闺女之称）惦记着你呢！可巧他今儿跑马车去了。伊老爷你这边躺一躺，他就来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在烟榻上坐起来，手里还拿着一杆烟枪，嘴里又喊道：“喜子，泡茶来！”楼下答应了一声。老妇人又对紫旒道：“我家妮儿不在家，那些丫头们就都躲懒了，欺负我年纪大。”说话时，丫头喜子捧了一碗茶上来，放在茶盘里，笑道：“伊老爷，今儿是甚么风把伊老爷吹来了？还是前回送衣服帐檐来过一次，以后就没见过金脸了。”紫旒笑道：“你说我罢了，好胆大的丫头，甚么金啊、银啊，犯了你小姐的讳。”喜子道：“我说的金字，不过是姓，不像你送的帐檐，全幅用了绣金的，绣出来的又是甚么月亮咧，梅花咧，那才犯讳呢！气得咱们小姐一回也没有用过。”那老妇人道：“伊老爷，你不要听他，是用得着的戏上回回用的。妮儿还感激你得很呢。”紫旒笑道：“妈当我是小孩子，我听他呢！当天送了来，我就去点了——出《卖胭脂》，看着用的。以后我也看着用了好几回。”老妇人道：“你有听戏的工夫，就不来家走一趟，累得妮儿天天惦记着你。”

说话时，只听得楼梯上一阵高底声响，走了上来。喜子连忙打起门帘，只见一个打扮得花团锦簇般的女子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妈，吓煞我也！好好的坐马车，那匹马忽然疯起来了，就和溜缰的一般，也不问是路不是路的乱跑，把拉缰的马夫也掀了下来。幸得碰了两个红头巡捕，才把马拉住了。我另外雇了东洋车回来的。”紫旒听说，便走上前把右手搭在那女子背后，左手在他胸前拍了两下，叫道：“月梅！月梅。”月梅一摔手摔脱了，瞅了紫旒一眼道：“叫我做甚么？”紫旒道：“怕你吓掉了魂，我在这里替你叫魂呢！”月梅道：“呸！你为甚么咒我？”紫旒一笑，往后向烟榻上一躺，故意把怀里那包官照掉了出来，又故意连忙收起来，往怀里乱揣。月梅问道：“是甚么？”紫旒道：“没甚么。”月梅发怒道：“到底是甚么？又是送谁的鬼鬼祟祟的东西？”紫旒道：“是一样正经东西。”月梅道：“拿来我看！”紫旒在怀中取出，月梅一手夺过，抖开一看，便往地下一摔道：“我说是甚么大不了的東西，原来是一张大当票。”说的紫旒嗤的一声笑了。喜子俯身拾起来，紫旒接过，自行摺好。

老妇人道：“伊老爷，这是一张甚么东西？”紫旒道：“是一张官照。”老

妇人道：“要他做甚么？”紫旒道：“凡我们做官的人，都是靠了这一张照做凭据。倘使没有这张照，你也说是官，我也说是官，有甚凭据呢？”月梅道：“这是那个给你的？”紫旒笑道：“这是化了一千多银子去捐，户部里给出来的。”月梅道：“哦，我晓得了，所以你把他带在身边，叫人家好知道你是个官。然而你揣在怀里，人家还是看不见，不如拿来我代你糊在背上。来，喜子去拿浆糊来。”喜子果然笑嘻嘻的去了。

紫旒道：“此刻喜子走了，屋里只有我们娘儿三个，我不怕直说，我这东西是要拿出来押钱的。”月梅道：“怎样押法呢？”紫旒道：“我今天等着二百元用，一时没有凑处，要向人家暂借，人家若是肯借时，我便把这张照留在他处，做个取信的凭据。”月梅道：“人家要你这个做甚么？”紫旒道：“人家要了、本来没用，不过我没了这东西，就不能出身做官。把这东西押在他处，是不怕我不来取赎的意思。”月梅道：“那么说，我押给你。”紫旒涎着脸道：“你如果肯押，我出三分利钱。”月梅道：“你再拿那劳什子给我看。”紫旒果然又取出来抖开，又指给他看所填的字：“这‘伊金庸’，便是我的名字；这‘三十五岁’，便是我捐官那年的岁数；这‘身中、面白、无须’，便是说我的相貌；这一颗紫花色的，便是户部的印。”月梅揩了起来，便道：“妈！你去拿二百元来。”老妇人道：“当真的么？”月梅道：“自然是真的。”老妇人便果然转到耳房去了，这边剩了二人在那里鬼混。

过了一会，老妇人拿了一叠钞票过来，交给月梅。月梅接过来道：“几时还？”紫旒道：“多则两个月，少则一个月，就可以还的。”月梅便把一叠钞票交给紫旒。紫旒接过来一点，只见汇丰的、麦加利、十元的、五元的、一元的，乱七八糟，参差不一，点了点数，恰好是二百元，便拿来揣在怀里。月梅也把官照藏起。又鬼混了一会，紫旒便急急忙忙的别去。

不知紫旒要到那里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移花接木三条计 动魄惊魂一纸书

却说紫旒拿了月梅的二百元钞票，出了梅春里，恰好巷口有一辆东洋车停在那里。紫旒跨上去坐了，用手一指，那车夫便顺着所指之处，发脚飞跑。转了两个弯，到了大马路风祥银楼。紫旒喝叫停住，跳下车子，给

过车钱，走到凤祥里面，在身边掏出一张票子，交给柜上说道：“这两样东西做好了么？”柜上人接来一看道：“好了。”随即取来一枝银水烟筒，一个金豆蔻盒，先后都上天平秤过，取出算盘算了一阵说道：“烟筒二十八两三钱；盒子四两六钱一分七厘。除收过欠找一百三十五元六角。”紫旒取出钞票，点了一百三十六元，柜上收了，开过发票，找出四角洋钱。

此时已是人黑时候，紫旒拿了东西，仍旧坐了车子，走到三马路同安里落车，正要进去，不想迎面遇了有声。有声道：“方才到公馆里奉候，不想阁下仍未回去。遇见了令亲贾伯翁，说阁下天天在同安里花锦楼家，所以我特来奉访。不料贵相好说，今天阁下不曾到过，并且约了朋友今天又麻雀，朋友已经到了，还不见阁下到云云。我因为阁下不在，便走了出来，不期恰好相遇。”紫旒道：“如此恰好，就请到里边坐坐。”有声道：“不坐了，我不过受了阁下所托，方才子翁回局，我问过他，他说这两天要解一笔机器款，这几天里头不便挪移，所以我专来回覆一声，免误了阁下正事。”紫旒道：“费心得很，迟两天看罢。倘我在别处弄不着，再来求老哥费心。此刻没事，何不请到里面坐坐呢？高兴打牌，我们再邀两个人，多开一局。”有声道：“这个我一向不懂，少陪了。”说罢，拱手别去。

徐步绕行，转到了四马路，心中暗想：紫旒急到拿官照出来押钱，何以还有心神又麻雀？这点镇静的工夫，真是令人佩服。一路上想，一路上东张西望，不提防后面忽然有人高叫一声：“有声！”有声回头看时，却是李仲英。有声立定了，仲英道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老总要请客，四面八方的抓人，却只抓不着，连你都不见了。”有声道：“在那里？请谁？”仲英道：“请两个生客，在同安里花小葆家，你快去罢，我还要找紫旒呢。”有声道：“你莫忙，紫旒不消找得，我知道他在那里。先到了小葆那边，我包管你一抓就来。”仲英道：“如此好极了，我们同去罢。”于是二人走西荟芳，穿出了同安里，到了花小葆家。

只见于迁果在那里，还有两个客。有声招呼一遍，方才知是一个安徽人鲁薇园，一个南京人李闲士，都是要入金矿股分的。有声正待细谈，仲英道：“你且说紫旒在那里？先请了他来再说。”有声道：“紫旒今天是主人，在隔壁花锦楼家，请他只怕未必来。除非你亲身去对他说，请他来陪客，或者可以请得动。”于迁道：“奇怪，紫旒和花锦楼前几天闹断了，发过

誓,永远不去的了,何以又去起来?”仲英道:“不要管他,且等我亲自去邀了他来,再问他这个。”说罢自去了。

薇园问子迁道:“有翁可是也在山东同来的?”子迁道:“有翁是新近聘请的,一切事情都仰仗得很。”有声道:“岂敢!岂敢!兄弟不懂事,一切都仗子翁指教。”薇园道:“有翁一向恭喜是甚么贵业?”有声道:“向来都在长江一带经商的。”薇园道:“这金矿办起来,倒也是一件大商务。兄弟向在汉口,这回是慕名而来,打算多少做点股分。”子迁接口道:“薇翁今天到局里来,说起打算要做五百股,是一位大股东呢!”

说话时,仲英已偕紫旒走到,彼此相见,通过姓名。仲英道:“紫翁今天十分赏脸,他在花锦楼那边,是碰和的主人,本来走不开,被我说之再三,方才请人代碰。”子迁道:“屈驾得很!但是你前几天就赌神罚咒的说,永不到他家去了,怎么忽然又去碰和?”紫旒道:“这些小孩子子,何必和他认真呢?说说罢了。我听仲英说,鲁、李二公都是罕客,所以特来奉陪。”薇园道:“岂敢!岂敢!久仰得很,今日幸会。”紫旒道:“听仲英说,二位要做金矿股分,这件事很好的。”闲士道:“兄弟无此力量,薇翁是一意要做。因为初到上海,地方不熟,由兄弟引到贵局的罢了。”紫旒道:“兄弟虽不是局中人,然而一向与子翁相好,深知他这个矿办得极得法。前次已经将矿苗寄到日本,请化学师化验过,回信来说成色极高,可以获大利的。子翁已经写信去聘这位化学师,大约下月就可到了。”闲士道:“所以一个人要讲运气。那一座矿山,放在那里,怎么偏偏被子翁找着呢?”紫旒道:“找着了,也要碰巧和这位抚帅有交情,才肯下这个札子。有了大宪提倡,招起股来,才得顺手。”薇园道:“这么大一个局面,子翁、仲翁两个人就撑持起来,足见得才干不小。”子迁道:“这边只办招股,没有甚么事,山东那边人多点。”紫旒道:“这就是子翁实心办事之处。差不多的有了这个局面,那里容不下十来个人?”

说话之间,席面摆好,发出局票,相将入席。花锦楼就在隔壁,首先到了,在紫旒侧首坐下,把一个崭新的金豆蔻盒子放在面前,跟局丫头拿的银水烟筒,也是崭新的,配上了一条珠链条。仲英笑道:“这两件行头,一向不曾见过,想是伊老爷新送的?”花锦楼瞅了一眼道:“你管他。”紫旒道:“那个冤大头才化这些冤钱呢!”花锦楼又瞅了紫旒一眼道:“都像你,我们

都要喝风了。你伊老爷就是化冤钱，也冤不到我们身上，只梅春里一处，就够你一冤的了。”子迁笑道：“这是一瓶上好的镇江醋，小心不要打翻。”花锦楼道：“你又何苦代你们小葆背履历呢。”

紫旄道：“你们且不要说笑话，我们谈正事罢。薇翁既然答应了大量分，我看子翁的招股章程上也应该列薇翁的大名。薇翁是路过的，不能常驻局内，他应该派一个人到局办事，这是兄弟统筹全局的办法。因为有鉴于近来招股的毛病，你看甚么煤矿局，甚么铁矿局，起初的时候，莫不是堂哉皇哉的设局招股，弄到后来，总是无声无臭的就这么完结了。那里头有甚么奥妙，我们局外人自然不得而知。然而总逃不出办理不善四个字之范围以外。若要办理得善，头一着先要诸大股东和衷共济，以外的事自然就都好商量了。方才听见仲英说，薇翁打算认五百股，照兄弟愚见，乔子翁认的是一千股，莫若薇翁也认了一千股。有了这两个大股东，事情就更容易措手了，不知薇翁以为如何？”薇园道：“这倒不忙。等兄弟商量起来看，未尝不可以多认点。”闲士道：“本来招股这件事，大股东越多，零招的散股越容易。但不知山东官场肯认几股？”子迁道：“这个是官督商办的局面，官场股分却并未提及。倘使我们股分招得好，也乐得不要官款，免得事事掣肘。”

说话之间，众局陆续都到了，一时管弦嘈杂，钏动钗飞，纸醉金迷，灯红酒绿，直到九点多钟，方才散席。鲁、李两个先行辞去，子迁、仲英、紫旄三个人，切切私语。有声见此情形，便也先行辞去，子迁也不相留。

紫旄见有声去后，便对子迁道：“这件事倘使徒事游移，是一定弄不好的，我劝你早定主意的好。”子迁道：“这件事都是仲英闹出来的，此刻骑虎难下。到这里开办了三个多月，来的不满一百股，喜得都是零股，没甚要紧。此刻来了这个大主顾，吃他下去，我没有这个胆量，放了他去，实在是舍不得，总要求你代我出个主意。”紫旄道：“依我是有三条计策：山东抚师的公子，现在上海，我与他相熟，还说得上两句话，你先放胆吃他下来，然后央求抚师公子，我们打伙儿走山东，设法认真把他这矿务拿了过来我们办，此是上策。放胆吃了他下来，连前头弄来的，一并俵分了，各走各的路，只把有声丢下，此是中策。这两条计策都不肯行，只索推辞了薇园的股分，只吃点小买卖，此是下策。”子迁道：“紫翁的上策太难，中策太毒，下